金史/卷11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 卷一百一十 ◄

金史
卷一百一十一 列傳第四十九

► 卷一百一十二 →

古里甲石倫 內族:完顏訛可 撒合輦 強伸 烏林答胡土 內族:完顏思烈 紇石烈牙吾塔

古里甲石倫

古里甲石倫，隆安人。以武舉登第。為人剛悍，頗自用，所在與人不合。宣宗以其勇善戰，每任用之。貞祐二年，累遷副提控、太原府判官，與從宜都提控、振武軍節度使完顏蒲剌都議拒守不合，措置乖方，敵因大入，幾不可禦。既乃交章論列，以自辨其無罪，上惡其不和，詔分統其兵。未幾，遷同知太原府事。奏請招集義軍，設置長校，各立等差。都統授正七品職，副統正八品，萬戶正九品，千戶正班任使，謀克雜班。仍三十人為一謀克，五謀克為一千戶，四千戶為一萬戶，四萬戶為一副統，兩副統為一都統，外設一總領提控。制可。

四年，遷河東宣撫副使，上章言宣撫使烏古論禮不肯分兵禦敵，且所行多不法。詔禮罷職，石倫遷絳陽軍節度使，權經略使，尋知延安府事、兼鄜延路兵馬都總管。大元兵圍忻州，石倫率兵往援，以兵護其民入太原，所保軍民甚眾。興定元年七月，改河平軍節度、兼衛州管內觀察使，詔諭曰：「朕初謂汝勇果，為國盡力，故倚以濟事。尋聞汝嗜酒不法，而太原知府烏古論德升亦屢嘗為朕言之，然皆瑣屑，乃若不救汾州，豈細事哉？有司議罪如此，汝其悉之，益當戮力，以掩前過。」是年十一月，遷鎮西軍節度使、兼嵐州管內觀察使、行元帥府事。

二年四月，石倫言：「去歲北兵破太原，游兵時入嵐州境，而官民將士悉力捍禦，卒能保守無虞。向者河東內郡，皆駐以精甲，實以資儲，視邊城尤為完富，然兵一至，相繼淪沒。嵐兵寡而食不足，惟其上下協同，表裏相應，遂獲安帖。當大軍初入，郡縣倉皇，非此帥府控制，則庾、管、保德、岢嵐、寧化皆不可知矣。今防秋不遠，乞朝廷量加旌賞，務令益盡心力，易以鎮守。」詔有功者各遷官一級，仍給降空名宣敕，令樞密院遣授之。

三年二月，石倫奏：「向者並、汾既破，兵入內地，臣謂必攻平陽，平陽不守，將及潞州，其還當由龍州穀以入太原。故臣嘗請兵欲扼其歸路，朝廷不以為然，既而皆如臣所料。始敵入河東時，郡縣民皆攜老幼徙居山險，後雖太原失守，而眾卒不從，其意謂敵不久留，且望官軍複至也。今敵居半歲，遣步騎擾諸保聚，而官軍竟無至者，民其能久抗乎。夫太原，河東之要郡；平陽，陝西，河南之藩籬也。若敵兵久不去，居民盡從，屯兵積糧以固基本，而複擾吾郡縣未殘者，則邊城指日皆下矣。北路不守，則南路為邊，去陝西、河南益近，臣竊憂之，故複請兵以圖戰守。而樞府檄臣，並將權太原治中郭遹祖、義軍李天祿等萬餘人，就其糧五千石，會汾州權元帥右都監抹撚胡剌複太原。臣召遹祖，欲號令其眾，遹祖不從。尋得胡剌報曰：'嘗問軍數于遹祖，但稱天祿等言之，未嘗親閱。問糧，則曰散在數處。'蓋其情本欲視朝廷以己有兵糧，冀或見用，以取重職，不可指為實用也。雖然，臣已遣提控石盞吾里忻等領軍以往矣。但敵勢頗重，而往者皆新集白徒，絕無精銳，恐不能勝。乞於河南、陝西量分精兵，以增臣力，仍令陝西州郡近河東者給之資糧，更令南路諸軍綴敵之南，以分其勢，如此庶幾太原可複也。」詔陝西、河東行省分糧與之，請兵之事，以方伐宋不從。

三月，石倫複上言曰：「頃者大兵破太原，招民耕稼，為久駐之基。臣以太原要鎮，所當必爭，遣提控石盞吾里忻引官兵義兵共圖收復。又以軍士有功者宜速賞之，故擬令吾里忻得注授九品之職，以是請於朝，而執政以為賞功罰罪皆須中覆。夫河東去京師甚遠，移報往返不暇數十日，官軍皆敗亡之餘，鋒銳略盡，而義兵亦不習行陣，無異烏合，以重賞誘之猶恐不為用，況有功而久不見報乎。夫眾不可用則不能退敵，敵不退則太原不可複，太原不可複則平陽之勢日危，而境土日蹙矣。今朝廷抑而不許，不過慮其濫賞耳。借使有濫賞之弊，其與失太原之害孰重？」於是詔從其請，自太原治中及他州從七品以下職、四品以下散官，並聽石倫遷調焉。

是月，石倫複言：「日者遣軍潛搗敵壘，欲分石州兵五百權屯方山，剿殺土寇，且備嵐州，而同知蒲察桓端拒而不發。又召同知甯邊軍節度使姚里鴉鶻與之議兵，竟不聽

命。近領兵將取太原，委石州刺史納合萬家權行六部，而辭以他故，幾誤軍糧。約武州刺史郭憲率所領並進，憲亦不至。臣猥當方面之任，而所統官屬並不稟從，乞朝廷嚴為懲誡，庶人知職分，易以責辦。」宰臣惡之，乃奏曰：「桓端、鴉鶻已經奏改，無複可議。石倫身兼行部，不自規畫，而使萬家往來應給，石州無人，恐亦有失。武州邊郡，正當兵沖，使憲率軍離城，敵或乘之，孰與守禦？萬家等不從，未為過也。」上以為然，因遣諭石倫曰：「卿嘗行院於歸德，衛州防備之事，非不素知，乃屢以步騎為請何耶？比授卿三品，且數免罪譴卿，嘗自誓以死報國，今所為如此，豈報國之道哉！意謂河南之眾必不可分，但圖他日得以藉口耳。卿果赤必為國，盡力經畫，亦足自效。萬家等若必懲戒，彼中誰複可使者？姑為容忍可也。」

閏三月，石倫駐兵太原之西，俟諸道兵至進戰，聞脅從人頗有革心，上言於朝，乞降空名宣敕、金銀符，許便宜遷注，以招誘之。上從其請，並給付之，仍聽注五品以下官職。

六月，保德州振威軍萬戶王章、弩軍萬戶齊鎮殺其刺史孛術魯銀術哥，仍滅其家，脅官吏軍民同狀白嵐州帥府，言銀術哥專恣慘酷，私造甲仗，將謀不軌。石倫密令同知州事把蒲剌都圖之，蒲剌都乃與兵吏置酒召章等欽，擒而族誅之。至是，朝廷命行省胥鼎量宜遷賞，仍令蒲剌都攝州事，撫安其眾焉。

六月，遷金安軍節度使，行帥府事於葭州。時鄜州元帥內族承立慮夏人入寇，遣納合買住以兵駐葭州，石倫輒分留買住兵千八百人，令以餘兵屯綏德，而後奏之。有司論罪當絞，既而遇赦，乃止除名。元光元年，起為鄭州同知防禦使，與防禦使裴滿羊哥部內酤酒不償直，皆除名。三月，上諭元帥監軍內族訛可曰：「石倫今以罪廢，欲再起之，恐生物議，汝軍前得無用之乎。此人頗善戰，果可用便當遣去。古亦有白衣領職者，渠雖除名，何害也。」十月，大元兵圍青龍堡，詔以石倫權左都監，將兵會上党公、晉陽公往援之。兵次彈平寨東三十里，敵兵梗道不得進，會青龍堡破，召還。既而複以罪免。

正大八年，大兵入河南，州郡無不下者，朝議以權昌武軍節度使粘葛仝周不知兵事，起石倫代之。石倫初赴昌武，詔諭曰：「卿先朝宿將，甚有威望，故起拜是職。元帥蘇椿、武監軍皆曉兵事，今在昌武，宜與同議，勿複不睦失計也。」時北兵已至許，石倫赴鎮，幾為遊騎所獲。數日，知兩省軍敗，潰軍踵來。有忠孝軍完顏副統入城，兩手皆折，血污滿身，州人憂怖不知所出。石倫遣歸順軍提控嵐州人高珪往斥候，珪因持在州軍馬糧草數目奔大元軍，仍告以城池深淺。俄大兵至城下，以鳳翔府韓壽孫持檄招降，

言三峰敗狀。石倫、蘇椿不詰問即斬之市中。既而武監軍偏裨何魏輩開東門，內族按春開南門，夾谷太守開西門。大元軍入城，擒蘇椿，問以大名南奔之事，椿曰：「我本金朝人，無力故降，我歸國得為大官，何謂反耶！」大將怒其不屈，即殺之。石倫投廨後井中，仝周自縊州廨。武監軍者初不預開門之謀，何魏輩欲保全之，故言于大將曰：「監軍令我輩獻門。」然亦怒其不迎軍而降，亦殺之。

仝周名暉，字子陽，策論進士，興定間為徐州行樞密院參議官，上章言：「惟名與器不可假人，自古帝王靡不為重。今之金銀牌，即古符節也，其上有太祖禦畫，往年得佩者甚難，兵興以來授予頗濫，市井道路黃白相望，恐非所以示信於下也。乞寶惜之，有所甄別。」上以語宰臣，而丞相高琪等奏：「時方多難，急於用人，駕馭之方，此其一也，如故為便。」

蘇椿，大名人，初守大名，歸順於大元，正大二年九月，自大名奔汴，詔置許州，至是，見殺。

完顏訛可

完顏訛可，內族也。時有兩訛可，皆護衛出身，一曰「草火訛可」，每得賊，好以草火燎之，一曰「板子訛可」，嘗誤以宮中牙牌報班齊者為板子，故時人各以是目之。

正大八年九月，大兵攻河中。初，宣宗議遷都，朝臣謂可遷河中：「河中背負關陝五路，士馬全盛，南阻大河，可建行台以為右翼。前有絳陽、平陽、太原三大鎮，敵兵不敢輕入。應三鎮郡縣之民皆聚之山寨，敵至則為晝攻夜劫之計。屯重軍中條，則行在有萬全之固矣。」主議者以河中在河朔，又無宮室，不及汴梁，議遂寢。宣宗既遷河南，三二年之後，詔元帥都監內族阿祿帶行帥府事。阿祿帶恇怯不能軍，竭民膏血為浚築之計。未幾，絳州破，阿祿帶益懼，馳奏河中孤城不可守。有旨親視，果不可守則棄之，無至資敵。阿祿帶遂棄河中，燒民戶官府，一二日而盡。尋有言河中重鎮，國家基本所在，棄之為失策，設為敵人所據，則大河之險我不得專恃矣。宣宗悔悟，系阿祿帶同州獄，累命完複之，隨守隨破。至是，以內族兩訛可將兵三萬守之。大兵謀取宋武休關。未幾，鳳翔破，睿宗分騎兵三萬入散關，攻破鳳州，徑過華陽，屠洋州，攻武休關。開生山，截焦崖，出武休東南，遂圍興元。興元軍民散走，死于沙窩者數十萬。分軍而西，西軍由別路入沔州，取大安軍路開魚鱉山，撤屋為筏，渡嘉陵江入關堡，並江趨葭萌，略地至西水縣而還。東軍止屯興元、洋州之間，遂趨饒峰。宋人棄關不守，大兵乃得入。

初，大兵期以明年正月合南北軍攻汴梁，故自將攻河中。河中告急，合打蒲阿遣王敢率步兵一萬救之。十二月，河中破。初，河中主將知大兵將至，懼軍力不足，截故城之半守之。及被攻，行帳命築松樓高二百尺，下瞰城中，土山地穴百道並進。至十一月，攻愈急。自王敢救軍至，軍士殊死鬥，日夜不休，西北樓櫓俱盡，白戰又半月，力盡乃陷。草訛可戰數十合始被擒，尋殺之。板訛可提敗卒三千奪船走，北兵追及，鼓噪北岸上，矢石如雨。數里之外有戰船橫截之，敗軍不得過，船中有齎火砲名「震天雷」者連發之，砲火明，見北船軍無幾人，力斫橫船開，得至潼關，遂入閿鄉。尋有詔赦將佐以下，責訛可以不能死，車載入陝州，決杖二百。識者以為河中城守不下，德順力竭而陷，非戰之罪，故訛可之死，人有冤之者。

初，訛可以元帥右監軍、邠涇總帥、權參知知事，奉旨於邠、涇、鳳翔往來防秋。奉禦六兒監戰，於訛可為孫行，而訛可動為所制，意頗不平，漸生猜隙。七年九月，召赴京師，改河中總帥，受京兆節制。此時六兒同赴召，謂訛可奉旨往來防秋，而乃畏怯避遠，正與朝旨相違，上意頗罪訛可。及河中陷，苦戰力盡，而北兵百倍臨之，人謂雖至不守猶可以自贖，竟杖而死，蓋六兒先入之言主之也。

劉祁曰：「金人南渡之後，近侍之權尤重。蓋宣宗喜用其人以為耳目，伺察百官，故奉禦輩採訪民間，號'行路禦史'，或得一二事即入奏之，上因以責台官漏泄，皆抵罪。又方面之柄雖委將帥，又差一奉禦在軍中，號曰'監戰'，每臨機制變，多為所牽制，遇敵輒先奔，故師多喪敗。」哀宗因之不改，終至亡國。

論曰：古里甲石倫善戰而好犯法，故見廢者屢，晚起為將，卒死於難。金運將終，又用數奇之李廣，其乏絕不亦宜乎。草訛可力戰而死，板訛可亦力戰，不死於陣而死于刑，論者以為有近侍先入之言。夫以褻禦治軍，既掣之肘，又信其讒以殺人，金失政刑矣。唐之亡，坐以近侍監軍，金蹈其轍，哀哉。

撒合輦

撒合輦，字安之，內族也。宣宗朝，累遷同簽樞密院事。元光二年十二月庚寅夜，宣宗病篤，英王盤都先入侍，哀宗後至，東華門已閉，聞英王在宮，遣樞密院官及東宮親衛軍總領移剌蒲阿勒兵東華門，都點檢駙馬都尉徒單合住奏中宮，得旨，領符鑰啟門。合住見上，上命撒合輦解合住刀佩之，哀宗遂入，明日即位，由是見親信。正大元年正

月庚申，以斡同判大睦親府事，兼前職。刑部完顏素蘭言：「把胡魯策功第一，非超拜右丞相無以酬之。」然同功數人亦有不次之望，故胡魯之命中輟，斡猶升二品雲

四年，大元既滅西夏，進軍陝西。四月丙申，召尚書溫蒂罕壽孫、中丞烏古孫卜吉、祭酒裴滿阿虎帶、直學士蒲察世達、右司諫陳規、監察烏古論四和完顏習顯、同判睦親府事撒合斡同議西事，上曰：「已諭合達盡力決一戰矣。」群臣多主和事，獨斡力破和議，語在《陳規傳》。

八月，朝廷得清水之報，令有司罷防城及修城丁壯，凡軍需租調不急者權停。初，聞大兵自鳳翔入京兆，關中大震，以中丞卜吉、祭酒阿忽帶兼司農卿，簽民兵，督秋稅，令民入保為避遷計。當時議者以謂大兵未至而河南先亂，且曰：「禦史監察城洛陽，治書供帳北使，中丞下兼司農簽軍督稅，台政可知矣。」至是，上謂撒合斡曰：「諺雲水深見長人。朝臣或欲我一戰，汝獨言當靜以待之，與朕意合，今日有太平之望，皆汝謀也。先帝嘗言汝可用，可謂知人矣。」

未幾，右拾遺李大節、右司諫陳規言撒合斡諂佞納賄及不公事，奏帖留中不報。明惠皇后嘗傳旨戒曰：「汝諂事上，上之騎鞠皆汝所教。」尉忻亦極言之，上頗悟，出為中京留守、兼行樞密院事。初，宣宗改河南府為金昌府，號中京，又擬少室山頂為禦營，命移剌粘合築之，至是撒合斡為留守。

九年正月，北兵從河清徑渡，分兵至洛，出沒四十餘日。二月乙亥，立砲攻城。洛中初無軍，得三峰潰卒三四千人，與忠孝軍百餘守禦。時斡疽發於背，不能軍，同知溫蒂罕斡朵羅主軍務，有大事則就斡稟之。三月甲申，忠孝軍百餘騎入使宅，強擁斡出奔，斡不得已從之，並以官屬及其子自隨，才出南裏城門，城上軍覺，閉之甕城中，矢石亂下，人馬多死傷。斡知不能出，仰呼求救，軍士知出奔非斡意，以繩引而上，送入其宅，不敢出。鎮撫官縛出奔之黨，欲殺之，已斬三人，斡親為乞命，得免。乙酉，斡朵羅齎金帛出北門，如前日巡城犒軍之狀，既出即沿城而西，直出外壕，城上人呼曰：「同知講和去矣。」軍士及將領隨而下者三四百人。少之，斡傳令雲：「同知叛降，有再下城者斬。」凡斬三四人，乃定。丙戌夜，城東北角破，斡奪南門出不得，投濠水死。已而，大兵退，強伸複立帥府。

強伸

強伸，本河中射糧軍子弟，貌極寢陋，而膂力過人。興定初，從華州副都統安寧複潼關，以勞任使，嘗監郃陽醋。後客洛下，選充官軍，戍陜鐵嶺，軍潰被虜，從都尉兀林答胡土竄歸中京。時中京已破，留守兼行樞密院使內族撒合輦死之，元帥任守真複立府事，以便宜署伸警巡使。後守真率部曲軍從行省思烈入援，鄭州之敗，守真死。天興元年八月，中京人推伸為府簽事，領所有軍二千五百人，傷殘老幼半之。甫三日，北兵圍之，東西北三面多樹大砲。伸括衣帛為幟，立之城上，率士卒赤身而戰，以壯士五十人往來救應，大叫，以「憨子軍」為號，其聲勢與萬眾無異。兵器已盡，以錢為鏃，得大兵一箭，截而為四，以筒鞭發之。又創遏砲，用不過數人，能發大石于百步外，所擊無不中。伸奔走四應，所至必捷。得二駝及所乘馬皆殺之，以犒軍士，人不過一啖，而得者如百金之賜。九月，大兵退百里外。閏月，複攻，兵數倍於前。又一月，不能拔。事聞，哀宗降詔褒諭，以伸為中京留守、元帥左都監、世襲謀克、行元帥府事。

十月，參知政事內族思烈自南山領軍民十余萬入洛，行省事。二年二月，伸建一堂於洛川驛之東，名曰「報恩」，刻詔文於石，願以死自效。三月，中使至，以伸便宜從事。

是月，大兵自汴驅思烈之子於東門下，誘思烈降。思烈即命左右射之，既而知崔立之變，病不能語而死。總帥忽林答胡土代行省事，伸行總帥府事，月餘糧盡，軍民稍稍散去。

五月，大兵複來，陣于洛南，伸陣水北。有韓帥者匹馬立水濱，招伸降，伸謂帥曰：「君獨非我家臣子耶？一日勤王，猶遺令名於世，君既不能，乃欲誘我降耶？我本一軍卒，今貴為留守，誓以死報國耳。」遂躍而射之。帥奔陣，率步卒數百奪橋，伸軍一旗手獨出拒之，殺數人，伸乃手解都統銀符與之佩，士卒氣複振。初，築戰壘於城外四隅，至五門內外皆有屏，謂之迷魂牆。大兵以五百騎迫之，伸率卒二百鼓噪而出，大兵退。

六月，行省胡土率眾走南山，鷹揚都尉獻西門以降，伸知城不能守，率死士數十人突東門出，轉戰至偃師，力盡就執。載以一馬，擁迫而行。伸宛轉不肯進，強掖之，將見大帥塔察。及中京七里河，伸語不遜，兵卒相謂曰：「此人乖角如此，若見大帥，其能降乎？不若殺之。」因好語誘之曰：「汝能北面一屈膝，吾貸汝命。」伸不從，左右力持使北面，伸拗頭南向，遂殺之。

烏林答胡土

烏林答胡土。正大九年正月戊子，北兵以河中一軍由洛陽東四十里白坡渡河。白坡故河清縣，河有石底，歲旱水不能尋丈。國初以三千騎由此路趨汴，是後縣廢為鎮，宣宗南遷，河防上下千里，常以此路為憂，每冬日命洛陽一軍戍之。河中破，有言此路可徒涉者，已而果然。北兵既渡，奪河陰官舟以濟諸軍。時胡土為破虜都尉，戍潼關，以去冬十二月被旨入援，至偃師，聞白坡徑渡之耗，直趨少室，夜至少林寺。時登封縣官民已遷太平頂禦寨。明日，胡土使人紿縣官雲：「吾軍中家屬輜重欲留此山，即率兵赴汴京。」因攝縣官下山，使之前導，一軍隨之而上。山既險固，糧亦充足，遂有久住之意。尋縱軍下山劫掠居民，甚于盜賊，旁近一二百里無不被害。胡土畏變，知而不禁，又所劫牛畜糧糗，亦分有之。

七月，恆山公武仙、參政思烈兩行省軍，屯登封城南大林下，遣人約之入京。胡土百計不肯下，不得已，乃分其軍四千，與思烈俱東。八月三日，兩行省軍潰于中牟，胡土狼狽上山，殘卒三二十人外偏裨無一人至者。十二月，思烈自留山行省於中京，徵兵同保洛陽，又遷延不行。思烈以檄來，言：「若依前逗留，自有典憲，吾不汝容矣。」胡土懼，乃挈妻子及軍往中京，留其半山上以為巢穴。天興二年三月，思烈病卒，留語胡土代行省事。六月，敵勢益重，強伸方盡力戰禦，而胡土即領輕騎、挈妻子棄城南奔，遂失中京。

初，胡土在太平頂既顧望不進，又懼人議己，乃出榜募人為救駕軍，雲：「一旅之眾可以興複國家，諸人有能奮發許國捐軀者，豈不濟大事乎！」於是，不逞之徒隨募而出，得澤人緝麻觜、武錄事等二十餘人，促令赴京。行及盧店，即行劫，械至，杖之二百，人無不竊笑。既而走蔡州，上召見慰問，而心薄之。會宋人攻唐州，元帥烏古論黑漢屢遣人告急，即命胡土領忠孝軍百人，就征西山招撫烏古論換住、黃八兒等軍赴之。胡土率兵至唐，宋人斂避，縱其半入城，夾擊之，胡土大敗，僅存三十騎以還，換住死焉。

既而以胡土為殿前都點檢，罷權參政。大兵圍蔡，分軍防守，胡土守西面。十一月，胡土之奴竊其金牌，夜縋城降，朝士喧播謂胡土縱之往，將有異志。胡土聞之，內不自安，乞解軍職。上慰之曰：「卿父子昆弟皆為帥臣，受恩不為不厚，顧肯降耶。且卿向在洛陽不即降，而千里遠來降於蔡，豈人情也哉。聞卿遇奴太察，且其衣食不常給之，此蓋往求溫飽耳，卿何慊焉。」因賜饌以安其心。初，胡土罷機政，頗有怨言，左右勸上誅之，上不聽。及令守西城，尤怏怏不樂，至是始感恩無他慮矣。

尋以總帥孛術魯婁室與胡土皆權參政，婁室與右丞仲德同事，胡土防守如故，複以都尉承麟為東面元帥權總帥。先是，攻東城，婁室隨機備禦。二日移攻南城，烏古論鎬易之，砲擊城樓幾僕，右丞仲德率軍救援，乃罷攻。俄而四面受敵，仲德艱於獨援，遂薦承麟代婁室東面，而乞與婁室同救應。初，胡土失外城，頗慚恨，聲言力小不能令眾，仲德亦薦之，故有是命。蔡城破，投汝水死。

贊曰：撒合輦本以佞進，烏林答胡土戰陣不武，付以孤城，望其捍禦大難，豈得為知人乎。強伸一射糧卒耳，及授以兵，乃能應變制勝，遠過二人，力盡乃斃，猶有烈丈夫之風焉。古人有言：「四郊多壘，拔士為將。」使金運未去，伸足以建功名矣夫。

完顏思烈

內族思烈，南陽郡王襄之子也。資性詳雅，頗知書史。自五六歲入宮充奉禦，甚見寵倖，世號曰「自在奉禦」。當宣宗入承大統，胡沙虎跋扈，思烈尚在髫齔，嘗涕泣跪抱帝膝致說曰：「願早誅權臣，以靖王室。」帝急顧左右掩其口。自是帝甚器重之。後由提點近侍局遷都點檢。天興元年，汴京被圍，哀宗以思烈權參知政事，行省事于鄧州。會武仙引兵入援，於是思烈率諸軍發自汝州，過密縣，遇大元兵，不用武仙阻澗之策，遂敗績于京水，語在《武仙傳》。中京留守、元帥左監軍任守真死之。上聞，罷思烈行省之職，以守中京。無何，大兵圍中京未能下，崔立遣人監思烈子於中京城下，招之使降。思烈不顧，令軍士射之。既而知崔立已以汴京歸順，病數日而死。初，思烈會武仙等軍入援，即與仙論議不同，仙以思烈方得君，每假借之。思烈謂仙本無入援意，特以朝廷遣一參政召兵，迫於不得已乃行耳。然仙知兵，頗以持重為事。思烈急於入京，不聽仙策，於是左右司員外郎王渥乃勸思烈曰：「武仙大小數百戰，經涉不為不多，兵事當共議。」思烈疑其與仙有謀，幾斬之，渥自以無愧於內，不懼也。已而思烈果敗，渥歿於陣。

渥字仲澤，後名仲澤，太原人。性明俊不羈，博學善談論，工尺牘，字畫清美，有晉人風。少遊太學，長於詞賦，登興定二年進士第。為時帥奧屯邦獻、完顏斜烈所知，故多在兵間。後辟寧陵令，有治跡，入為尚書省令史。因使宋至揚州，應對敏給，宋人重之。及還，為太學助教，轉樞密院經歷官，俄遷右司都事，稍見信用。及思烈往鄧州，以渥為左右司員外郎，從行。

贊曰：思烈夙惠，請誅權奸以立主威，有甘羅、辟疆之風，所謂「茂良不必父祖」者也。中京之圍，崔立脅其子使招之降，不顧而趣射之，何愧乎橋玄。至如不從武仙之言，以至於敗，此蓋時人因惜王仲澤之死而有是言，仙無入援之意則非誣也。

紇石烈牙吾塔

紇石烈牙吾塔，一名志。本出親軍，性剛悍喜戰。貞祐間，僕散安貞為山東路宣撫使，以牙吾塔為軍中提控。是時，山東群盜蜂起，安貞遣牙吾塔破巨蒙等四堌，又破馬耳山砦，殺劉二祖賊党四千餘人，降賊八千，虜其偽宣差程寬、招軍大使程福，又降脅從民三萬餘人。貞祐四年六月，積功累遷欄通渡經略使。十月，為元帥左都監。十二月，行山東西路兵馬都總管府事，兼武甯軍節度使、徐州管內觀察使。

興定二年正月，宋兵萬餘攻泗州，牙吾塔赴援，至臨淮，遇宋人三百，掩殺殆盡。及泗州，宋兵八千圍甚急，督眾進戰，大破之，溺水死者甚眾，獲馬三百餘匹，俘五十餘人。又圍盱眙，宋人閉門堅守，不敢出。以騎兵分掠境內，而時遣羸卒薄城誘之。宋人出騎數百來拒，牙吾塔麾兵佯北，發伏擊之，斬首二百。宋人複出步騎八千來援，合擊敗之，殺一太尉，斬首三百。尋獲覘者，稱青平宋兵甚眾，將救盱眙。牙吾塔移兵赴之，宋兵步騎七千人突出，兵少卻，旋以輕騎扼其後。初逗留不與戰，縱之走東南，薄諸河，斬首千餘，溺死者無算，獲馬牛數百，甲仗以千計。師還，遇宋兵三千于連塘村，斬首千餘級，俘五十人，獲馬三十五疋，宣宗以其有功，賜金帶一。三年正月，敗宋人於濠州之香山村。二月，又敗之於滁州，斬首千級。拔小江寨，殺統制王大篷等，斬三萬，俘萬餘人。又拔輔嘉平山寨，斬首數千，俘五百餘人，獲馬牛數百，糧萬斛。三月，提控奧敦吾里不大敗宋人於上津縣，兵還至濠州，宋人以軍八千拒戰，牙吾塔迎擊敗之，獲馬百餘疋。

五年正月，上以紅襖賊助宋為害，邊兵久勞苦，詔牙吾塔遺宋人書求戰，略曰：「宋與我國通好，百年於此，頃歲以來，納我叛亡，絕我貢幣，又遣紅襖賊乘間竊出，跳樑邊疆，使吾民不得休息。彼國若以此曹為足恃，請悉眾而來，一決勝負，果能當我之鋒，沿邊城邑當以相奉。度不能，即宜安分保境，何必狐號鼠竊、乘陰伺夜以為此態耶？且彼之將帥亦自受鉞總戎，而臨敵則望風遠遁，被攻則閉壘深藏，逮吾師還，然後現形耀影以示武。夫小民尚氣，女子有志者猶不爾也，切為彼國羞之。」

先是，宋將時青襲破泗州西城。二月，牙吾塔將兵取之，宋兵拒守甚力，乃募死士

以梯沖並進，大敗宋兵。時青乘城指麾，射中其目，遂拔眾南奔。乃陳兵橫絕走路擊之，宋兵大潰，遂複泗州西城。三月，複出兵宋境，以報其役，破團山、賈家等諸寨，進逼濠州。牙吾塔慮州人出拒，躬率勁兵逆之，遇邏騎二百於城東，擊殺過半。會偵者言前路芻糧甚艱，乃西掠定遠，由渦口而還。九月，又率兵渡淮，大破宋兵於團山，詔遷官升職有差。

元光元年五月，以京東便宜總帥兼行戶、工部事，上因謂宰臣曰：「牙吾塔性剛，人皆畏之，委之行部，無不辦者。至於禦下亦頗有術，提控有胡論出者，渠厚待之，常同器而食，其人感奮，遂以戰死。」英王守純曰：「凡為將帥，駕馭人材皆當如此。」上曰：「然。」未幾，宋人三千潛渡淮，至聊林，盡伐堤柳，塞汴水以斷吾糧道。牙吾塔遣精甲千餘破之，獲其舟及渡者七百人，汴流由是複通。

二年四月，上言：「賞罰國之大信，帝王所以勸善而懲惡，其令一出，不可中變。向官軍戰歿者皆廩給其家，恩至厚也。臣近抵宿州，乃知例以楮幣折支，往往不給，至於失所。此殆有司出納之吝，不能奉行朝廷德意之過也。自今願支本色，令得贍濟。」以糧儲方艱，詔有司給其半。

紅襖賊寇壽、潁，剽掠數日而去。牙吾塔聞之，率兵渡淮，偵知硃村、孝義村有賊各數百，分兵攻之，連破兩柵，及焚其村塢數十。還遇宋兵數百，陣淮南岸，擊殺其半，尋有兵千余自東南來追，複大敗之。

先是，納合六哥殺元帥蒙古綱，據邳州以叛。十月，牙吾塔圍之，焚其樓櫓，斬首百餘。於是，宋鈐轄高顯、統制侯進、正將陳榮等知不能守，共誅六哥，持其首縋城降。六哥既誅，眾猶拒守，方督兵進攻，宋總領劉斌、提控黃溫等縛首亂顏俊、戚誼、完顏乞哥，及梟提控金山八打首，遣其校馬俊、吳珪來獻。既而紅襖監軍徐福、統制王喜等亦遣其總領孫成、總押徐琦納款。劉斌等遂率軍民出降，牙吾塔入城，撫慰其眾，各使安集，又招獲紅襖統制十有五人，將官訓練百三十有九人。十一月，遣人來報，仍函六哥首以獻。宣宗大喜，進牙吾塔官一階，賜金三百兩、內府重幣十端，將士遷賞有差。

正大三年十一月，北兵猝入西夏，攻中興府甚急。召陝西行省及陝州、靈寶二總帥訛可、牙吾塔議兵。又詔諭兩省曰：「倘邊方有警，內地可憂，若不早圖，恐成噬臍。旦夕事勢不同，隨機應變，若逐旋申奏，恐失事機，並從行省從宜規畫。」

四年，牙吾塔複取平陽，獲馬三千。是歲，大兵既滅夏國，進攻陝西德順、秦州、清水等城、遂自鳳翔入京兆，關中大震。五年，圍慶陽。六年十月，上命陝省以羊酒及幣赴慶陽犒北帥，為緩師計。北中亦遣唐慶等往來議和，尋遣斡骨欒為小使，徑來行省。十二月，詔以牙吾塔與副樞蒲阿權簽樞密院事，內族訛可將兵救慶陽。七年正月，戰于大昌原，慶陽圍解。詔以牙吾塔為左副元帥，屯京兆。初，斡骨欒來，行省恐泄事機，因留之。蒲阿等既解慶陽之圍，志氣驕滿，乃遣還，謂使者曰：「我已準備軍馬，可戰鬥來。」語甚不遜，斡骨欒以此言上聞，太宗皇帝大怒，至應州，以九日拜天，即親統大兵入陝西。八年，遷居民于河南，棄京兆東還。五月，至閿鄉，得寒疾，汗不出，死。

「塔」亦作「太」，亦曰「牙忽帶」，蓋女直語，無正字也。是歲九月，國信使內族乘慶自北使還，始知牙吾塔不遜激怒之語，且言慶等在旁心魄震盪，殆不忍聞。當時以帥臣不知書，誤國乃爾。

塔為人鷙狠狼戾，好結小人，不聽朝廷節制。嘗入朝，詣省堂，詆毀宰執，宰執亦不敢言，而上倚其鎮東方，亦優容之。尤不喜文士，僚屬有長裾者，輒以刀截去。又喜淩侮使者，凡朝廷遣使來，必以酒食困之。或辭以不飲，因並食不給，使餓而去。司農少卿張用章以行戶部過宿，塔飲以酒。張辭以寒疾，塔笑曰：「此易治耳。」趨左右持艾來，臥張於床，灸之數十。又以銀符佩妓，屢往州郡取賕　，州將之妻皆遠迎迓，號「省差行首」，厚賄之。禦史康錫上章劾之，且曰：「朝廷容之，適所以害之。欲保全其人，宜加裁制。」朝廷竟不治其罪，以屢敗宋兵，威震淮、泗。好用鼓椎擊人，世呼曰「盧鼓椎」，其名可以怖兒啼，大概如呼「麻胡」雲。

有子名阿里合，世目曰「小鼓椎」，嘗為元帥，從哀宗至歸德，與蒲察官奴作亂，伏誅。

康錫，字伯祿，趙州人。至甯元年進士。正大初，由省掾拜禦史，劾侯摯、師安石非相材，近侍局宗室撒合輦聲勢熏灼，請托公行，不可使在禁近，時論韙之。轉右司都事、京南路司農丞，為河中路治中。河中破，從時帥率兵南奔，濟河，船敗死。為人氣質重厚，公家之事知無不為，與雷淵、翼禹錫齊名。

贊曰：金自胡沙虎、高琪用事，風俗一變，朝廷矯寬厚之政，好為苛察，然為之不果，反成姑息。將帥鄙儒雅之風，好為粗豪，然用非其宜，終至跋扈。牙吾塔戰勝攻取，威行江、淮，而矜暴不法，肆侮王人，此豈可制者乎？棄陝而歸，死於道途，殆其幸歟！

其子效尤，竟陷大僇，君子乃知康錫之言不為過也。